

國旗飄揚

羅烽 著

新演劇社戰時戲劇叢書

讀書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國 旗 飄 揚

劇 本

羅 烽 著

漢 口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國旗飄揚

民國廿七年六月初版

著者 羅烽
主編者 新演劇社
出版者 戰時戲劇叢書社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天馬書店
新知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國幣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戰時演劇叢書緣起

自抗戰以來，戲劇藝術雖說空前地發揮了它的效能，可是我們並不能就認為戲劇藝術本身和它的社會效果已得到最高的完成，事實上目前的戲劇還處在相當貧弱的地位，還須得我們從理論、創作和技術諸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才能使戲劇藝術——這一鋒利的武器充分地發揮出它原有的效能。我們這「戰時戲劇叢書」就是我們作這樣努力的結果。我們深知我們提供的這個果子是很微小的，不過我們相信，它絕不是敗壞我們民族戰士的抗戰味口的，正相反，它不但會適合，並且還能增高我們民族戰士（每個中國人都應是民族戰士）的抗戰口味！

一九三八年五月

國 旗 飄 揚

第 一 幕

時間：

一九三八年二月間。

地點：

山東滕縣縣政府內，縣長私寓的會客室。

人物：

縣長——一個勇爲，寡言，幹練的中年政治家。

縣長太太——一個典型的內助。

警察局長——性浮躁但勇敢，比縣長年輕。

徐蘭舟——劣紳，荒淫無恥的老道學。

黃筱山——劣紳，一個土豪。

吳金——一個老實到可憐的僕人。

置景：

正面壁上懸總理遺像，像下置長型琴桌一張，桌上有書籍，古瓶，坐鐘等物。中央是一張圓茶几，几上鋪以白布，並置茶具。几周有木椅四把。天棚交懸着萬國旗，交叉點掛一精美的小宮紗燈。左上角一門通臥室，右下角一門通戶外。右壁之間有面較大的玻璃窗，臨窗爲縣長的辦公桌，桌上有文具，檯燈及電話。壁上並懸和平之女神的油畫一幅。

開幕：

靜場。落日的餘輝，由玻璃窗射進會客室內，光條漸漸縮短，會客室內也漸漸在昏暗下去。外面成羣的歸鴉，呱呱地的亂叫着。而會客室內琴桌上的坐鐘敲了六下。稍頃，縣長太太着素裝，拉開臥室的門，踱進會客室里來。

太太

每天都是一忙忙到晚，連飯都不顧喫啦，這真是，國難連人也得跟着遭難！……吳金，吳金，她一邊扳開門旁的電燈開關，於是精美的小宮紗燈亮了。可是，還不見吳金來，因此，她拉開通戶外的門，大聲地叫着）吳金！……吳金！……（還是沒有回響。於是她又賭氣關上了門）這該死的老東西！真沒辦法。

吳金

（慌慌張張地推門進來）呃，呃，是您喊我嗎？

太太

又玩着你那隻瞎眼蟲，是不是？

吳金

呃，不，我哪里還有這個心思哩？

太太

沒有，那爲甚麼我差點兒喊破了嗓子，你全聽不見？我知道，喫完了飯，你又睡你的太平覺去了，哼，反正你心有底，縣長不在家……

吳金

您冤枉我，您冤枉我，您不知道……

太太 我可哪知道！你不用騙我，你是沒有長騙人的嘴的，拿鏡子自己照照吧，那沒睡醒的眼睛還紅着呢。

吳金 您又來冤枉我，您不知道……

太太 吳金，還跟我強辯嗎？去，到前面看看縣長回來沒有。

吳金 可是，我不能幹了，太太！

太太 甚麼？你要脾氣嗎？

吳金 哪里敢，我要請長假。

太太 你另有高就啦，是不是？

吳金 不是的，太太，因為我的老伴來死逼着要我立刻回家……

太太 爲甚麼？你可願意嗎？

吳金 我怎捨得離開這兒呢，可是，她死逼着我走，她說：莊子里十家有九家全逃光了！

太太 逃光了！日本兵離這還有一百多里，就全逃光了！

吳金 有甚麼辦法呢，不逃？我們又不能等着死啊！

太太 吳金，你以為逃就是好辦法嗎？（她走近窗子，注視着外面，心里有點兒焦慮）

吳金 我也沒有主意……

太太 讓你老伴搬到我這里好不好？

吳金 這未必是久遠之計，時局吃緊的時候，縣長跟您不也一樣得走嗎？

太太 縣長說過：我們至死也不能離開滕縣城……

吳金 太太，這個，我不敢信……

太太 不過，縣長是這樣說過。吳金，你放心吧，就是我們走，也必定帶着你們一塊兒走的呀。

吳金 （意外地感激）謝謝您，那末，我就告訴她立刻回去搬來吧？

太太 好，然後，到前面看看縣長回來沒有。

吳金 是。（下）

太太 （焦慮地望着窗外）天全黑了，還不回來！（離開窗子，踱着，莫可奈何地）這真是，國難連
人也得跟着遭難……

（敲門）

太太 請進來

局長 (推門入脫帽爲禮，然後很隨便地坐在茶几旁的一張椅子上) 異之怎還回來呢？

太太 誰說不是

局長 早晨他給我電話，讓我五點半以後來。我已經在前面等了半點多鐘了。

太太 你知道異之下鄉嗎？

局長 在電話里他說過，去幾個人？

太太 他一個人也沒帶哩，我就是着急這一點，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局……

局長 (站起來，拿帽子) 我去迎他去……

太太 您到哪兒迎他？去迎不着，究竟他到哪個莊，全不知道哩。

局長 (頹然坐下，領悟地) 呃，是的，那末，我還是等他一會兒，因爲異之說，有要緊的事情，要跟我商量的。

太太 (輕聲地，焦慮地) 這兩天吃緊得很哪！

局長 (突然把制帽扔到茶几上) 您想怎會不吃緊呢？據確報，敵人的大部隊由鄒縣，由兩下店

開始向北移動，有進犯我們滕縣的模樣，可是，鄒縣滕縣間以至於到臨城，這一百多里之間，連我們軍隊的影子全不見。現在，城里，四鄉，真是混亂極了，商店自動歇業，老百姓東奔西逃……這種情景，把我的心全弄惶惶了，照這樣下去……哼。

太太 我們求援的電報，不知道能不能發生効力？

局長 即使發生効力，恐怕也來不及了！

太太 來不及？來不及可怎麼辦呢？

局長 我看，將來我們還不是跟着老百姓一道去當難民！

太太 您說是丟了城逃跑嗎？

局長 敵人若是圍上來，我們死守在這里，有甚麼用啊！

太太 不過，異之他說過：我們至死也不能離開滕縣城的……

局長 他說？

太太 是的。

局長 憑着甚麼呀？想用百十個警察，去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嗎？……異之可真有點兒

奇人異想，那不行！

太太 我也是這末想哩，可是，他總是說有辦法，有辦法；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我問他，他又不肯說：

……

局長（微笑）說說可就沒有下文了，這正是政治家應有的手段，當主腦人的，首先要知道怎樣鎮定人心，而且，還要做個樣兒給人家看看。可是，一到危急的時候，瞧吧——

（吳金上）

太太 還沒有回來嗎？

吳金 回來了，（向局長行禮）在前面跟趙科長談話，馬上就過來。

太太（鬆一口氣）回來了……

局長 這一天真够他受的。

太太 有甚麼辦法呢，反正這是人遭難的年頭！吳金，再去告訴縣長快點兒過來，你說局長等他好久了。

吳金 是。（下）

（稍頓。局長燃着一根煙捲）

太太（抱歉地）您看，連煙都忘給您了。

局長（吸一口）我要忌煙啦。

太太爲甚麼？

局長（正經地）我要學學異之的做人，可是，我覺得甚麼都能學，惟獨他那種鎮靜，臨大事從容不迫，我是萬難學到的。（站起來，圍着茶几躡着，自責地）說實話，這幾天簡直把我弄得二心不定：有時候我想不顧一切地……一走了事；有時候……我想痛痛快快地幹一下……真的，敵人把中國人欺負得太苦啦……可是……叫我怎樣去幹呢？我覺得無從下手，而且也毫無把握。

太太（聽到腳步聲，突然地）異之來了。

（縣長上，風塵僕僕的樣子，面有難色）

縣長（向局長，強做笑容）失陪了，失陪了！

局長（熄了煙）得到甚麼結果呀？

縣長 情形很糟，老百姓幾乎逃光了，現在，這沒有保障的地方，我就沒有理由可以把他們留住不

走。（走近局長，坐在椅子上，聲音忽然降低）今天我得到一個非常壞的消息——（縣長

太太被吸引到茶几之前愕然地）

局長 敵人迫近了嗎？

縣長 （憤然地）比這還惡幾倍……

太太 甚麼？

局長 （本能地丟掉了手里半根烟捲，拉把椅子坐在縣長對面）呃？

縣長 徐蘭舟和黃筱山這羣東西已經組織了一個治安維持會，徐爲會長，他們製了很多太陽旗，

偽滿國旗，又預備了很多的牛和酒，準備迎接敵軍……

局長 （截斷縣長的話）喂喂，這消息可確實嗎？

縣長 十之八九……

局長 那，那趕快把這羣狗東西看起來！

太太 對，找着證據，就把他們就地正法！

縣長（搖頭）現在還不是時候，假如我們採取這斷然的手段，那些餘黨、匪徒，必然要乘機舉事，

滕縣的治安就越發不可收拾了，同時，也必然妨害我們的工作。實在的，目前我們的實力，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那些土豪劣紳的。

局長（焦躁地用拳敲着茶几）那末，我們該怎樣辦，難道就眼看著這些狗東西，任意猖狂的幹

嗎？

縣長（冷靜，泰然地）老兄，別着急，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趕快施行第一個步驟：你立即選派幾

個幹練忠實的便衣警長，分別監視徐蘭舟與黃筱山的行動……

局長（不同意地）不馬上把他們一網打盡，派人監視，我以為是多此一舉的……異之，你想，他

們既已打定主意當漢奸，還會無緣無故地離開滕縣城嗎？……所以，我以為派人監視，是有

點兒多此一舉的。

縣長不絕不，這是有意義的。

局長可是，我就不出來這種意義在哪里，（做猜測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縣長（微笑）不要急，等機會一到，我就毫不遲疑地把他們一網打盡……曉得嗎，老兄，現在，切

記住：我們萬不可打草驚蛇呀！

局長 怎麼？還要等機會呀？再等，日本兵怕要進城啦！

縣長 不會這樣快的，祇要我們肯幹，肯犧牲，我們就不能眼看着敵人攻進縣城的，同時，我們也不能眼看着漢奸逍遙法外！

局長 （懷疑地）這就好，我等看看你倒是玩的甚麼法術。

縣長 （鎮靜地大笑著）等着瞧吧，老兄……

（吳金上）

吳金 報告縣長，徐老爺和黃老爺要見見您。

縣長 哪個徐？……

吳金 就是……徐蘭舟和黃筱山二位老爺。

縣長 請他們來。

吳金 是。（下）

局長 （急躁地站起來）送上來了！送上來了！

縣長（也跟着站起來）老兄，請到臥室里坐一會兒好嗎？

局長你們有甚麼祕密要背着我不，我要聽一聽。（說完又坐下了）

縣長（莫可奈何地）我真怕你，那末，等一會兒，請你少說幾句話好不好？

局長（微笑）好的，祇要你不讓我做個啞吧就行……

縣長謝謝你……

（外面有好幾個人的腳步聲）

（縣長用手勢示意其妻入臥室）

（縣長太太下）

（吳金推開門，徐蘭舟與黃筱山先後入，縣長迎上去）

縣長久違，久違。

徐蘭舟（作揖爲禮）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黃筱山唔，局長也在這兒，真湊巧。

（局長勉強笑一聲，並沒有站起來）